



鶴林玉露

人集中

五

15  
1168  
8



門 45  
流 1168  
卷 8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人集

廬陵羅大經不景綸

○聖賢豪傑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  
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為確論如周公兼夷  
狄驅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却萊人隨三都誅少  
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  
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房次律聲譽隆洽

一出便敗事。伏モ至今ニ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  
是天下有不レ豪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參  
大政未及有所建レ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  
設施而罷。臨安優人ヨフライ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  
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  
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  
酒肉靡有子遺忽顛仆于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一  
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太學喫了許多酒

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爲此  
以媢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謂優人之媢  
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  
也然吾儒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  
真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  
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爲乎  
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  
畜於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

於辭宰輔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為兩事則是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婺州鷹巢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噉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鳥之靈識如此其攫探巢者之巾固已異矣於誤攫

他卒之巾復御來還尤為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不知鳥乎

○茶餅湯候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煮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餅以鼎鑊用餅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朱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為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

就茶甌瀹之則當用皆一涉三之際為合量乃為  
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網載來  
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盃其論固已精  
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  
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過瀹之豈不  
過於老而苦哉惟移餅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  
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  
補以詩云松風檜兩到來初急引銅餅離竹爐

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吾無隱乎爾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  
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  
香蒲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  
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灑  
亦只是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

同

○蝗

蝗纒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註謂螽斯一產八十一子者即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言乃戰死之士冤魂所

化雖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群呼聚喊蝗不為動至鳴金擊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為殺傷冷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曹操

漳河上有七十二家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苜為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

妙也

○半兩錢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為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淠鄧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泉比今錢却稍輕

○觀山水

趙季仁謂余曰其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力到處其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塗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一古銀盃大幾容半外時引一盃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為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拆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

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  
 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  
 而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  
 開豁心志為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  
 其見趣之高下

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  
 出曉氛散如綺心疑雨每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

天道吳儂諺曰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  
 走群羊停雲浴三豸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  
 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  
 蟬螭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埵鳴東山鶴堂審南柯  
 甲始刑鵠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  
 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  
 事其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



鴈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  
驗仰瓦體

○建炎登極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  
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  
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  
曰疊疊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二

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閔寢之思  
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  
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  
祖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  
切而立事同後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  
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  
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于歌頌若令歌  
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去盛德而止言大

業固以肅宗即位為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為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

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此向迎請而遷，應酬載遂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觀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諷，而不悟其非。巡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朕今義不戴不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

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  
而影從凡所欲為孰不知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  
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  
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為盛德  
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繫最大

○江西詩文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為一伐冠冕  
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

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  
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  
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  
可尚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為一家並一踏古  
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苞含欲無外搜抉欲無  
秘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  
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  
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

華時一現耳揚東山嘗謂余曰丈夫自有衝天志  
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  
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以俗為雅

揚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輩鑄化  
乃可因美如李之耐可杜之適莫唐人裏許若箇  
之類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餽字重九詩不敢  
用餽字半山老人不敢作鄭花詩彼固未敢輕引

里毋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  
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為超  
妙如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  
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  
不徹無處告訴口顛狂走不見兩隣愛酒伴經旬出  
飲獨空床又云夜來醉歸衝席過昏黑家中已眠  
卧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  
嘆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

不寐誰能那是也揚誠齋多効此體亦自痛快可  
喜

○浸假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  
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身見形  
神元不相屬則自焚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輿有疾  
子祀往問之曲偃發背頤隱於齋肩高於頂句贅  
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問而無事跼蹐而鑑于

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  
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  
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  
因以求鴟灸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  
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  
借化此身為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徃而不  
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視白骨之法蓋本  
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  
范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墟直棘邊此心  
終古享皇太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咎單篇  
蓋汲家書妄載伊尹謀篡為太甲所殺也事見杜  
元凱左氏傳後叙

○樂天對酒詩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二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

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為徒作彼有繪畫瑣  
刻無益勸戒者固為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  
流連光景適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  
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  
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開口笑是癡人  
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  
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  
來今朝收淚吊一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

送一杯自詩家意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  
 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頽墜廢放之意而汲汲於取  
 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  
 者將何時而可為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  
 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  
 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  
 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  
 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  
 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真卿為姻家而不  
 累於真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  
 僧孺為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  
 饒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  
 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  
 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  
 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

於官職聲色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善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冤親未忘。心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拙句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草。楓落吳江冷。

澄江靜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早起。憂國願年豐。若無青嶂月。秋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一逕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



霧中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竹葉  
 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其意身外無窮事  
 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  
 和香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  
 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  
 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難殫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  
 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容齋奉使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萬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  
 廬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  
 公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入  
 例易之景廬不可於是扁驛門絕供饋使入不得  
 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  
 吐情實令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綫路乃佳景  
 廬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廬  
 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飢禁

不得藉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供奉使好掉頭  
時不掉頭

○九為究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為一矣此蔡西山  
之說

○靜坐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  
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

坐馳也嘗聞南岳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  
林眾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篋痛箠之或袖中  
出餅果置其前盖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為是  
懲勸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  
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落梅詩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愁樓  
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

使得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拳拳歎息之亦已  
 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  
 為也亦寓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  
 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拙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  
 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受禪赦文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  
 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文繁簡有當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  
 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  
 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  
 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  
 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  
 今之為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  
 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

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  
 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  
 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軼侯以千三百  
 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  
 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  
 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軼侯不虞為  
 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此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  
 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贍可喜余謂詩亦有如

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  
 美杜鵑行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  
 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  
 只如此說亦為樸贍有古意

○古人無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  
 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魯不  
 以為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

不<sub>レ</sub>然<sub>ラ</sub>。只<sub>レ</sub>看<sub>ニ</sub>檀弓<sub>ヲ</sub>。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  
下<sub>ニ</sub>許之合葬<sub>ス</sub>。又許之哭<sub>ス</sub>。伯高死於衛孔子以為由  
賜也見我遂哭<sub>ニ</sub>諸賜氏命子貢為之<sub>ニ</sub>主來者拜之<sub>ス</sub>。  
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sub>ス</sub>。遂往哭<sub>ニ</sub>子夏亦  
哭<sub>ス</sub>。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  
出<sub>ニ</sub>哭於巷<sub>ニ</sub>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予焉季  
武子寢疾疇固不<sub>レ</sub>說齊襄而入見而曰士唯公門  
說齊襄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sub>ニ</sub>忌諱也<sub>ス</sub>。

○玉牒

玉牒修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  
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為仙源積德圖推  
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為宗藩慶系  
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為類紀同  
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為屬籍編年以紀  
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

○奉使見留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洪忠宜在金赤幾二十年。

○四虫

水螭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螂蛆不知

臭。

○諸賢氣象

濂溪明道似顏子。伊川橫渠似孟子。南軒似顏子。晦庵似孟子。

○心思

書曰思曰睿。作聖揚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疇

僕之羨調豈更待於思乎

○謝肉牒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謹牒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為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餽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人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蔡攸辭酒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杓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嘆也

○酒有和勁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揚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掌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爲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北府兵尉以慶遠堂合嚴州瀟泗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德矣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于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

而爲一殺以白灰一圭力風味頓奇索余作詩余爲長句云小槽真珠太森嚴兵尉王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略偏剛偏柔俱可恨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灼之混融併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張竦何必譏陳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入平雖有智難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



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  
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大白眼金  
尊

○物產不常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芳  
又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柵也陸機曰  
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  
也至六朝詩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

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為群芳之首至恨  
離騷集衆香草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挑  
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  
復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  
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  
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  
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  
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

古人之祭，燔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為惡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興為之賦，李太白為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自忬盛。至於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支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

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為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作譜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槧人，曾未有一語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鳥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須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

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為勾漏令。勾漏縣隸零州。余嘗為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邛閩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宋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以德報怨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

德報德。佛經載釋迦佛在山中修行，歌利王入山獵獸，問佛獸何在。佛不忍傷生，不應。歌利王怒，截落佛左手。又問不應，又截落右手。佛是時即發願曰：我若成佛，先度此人。無令枉害眾生。其後成佛，即先度之。十大弟子中，陳憍如尊者是也。余謂釋迦佛好一箇闊大肚腸，好一箇慈愍心性。人犯將此段公案，降伏其心，則省得冤人相報。沙界眾生悉成佛矣。何至于戈斧鉞如林而起哉？然以儒教

論之乃是以德報怨非以直報怨也夫以德報怨  
可論慈悲廣大孤高卓絕過人萬矣然夫子不  
取者謂其不可通行於世也吾儒之道必欲其可  
通行故曰中庸又曰近人情

○中興講和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  
惟天惟祖宗既共扶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延  
於蕪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勲闔士

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  
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即位銜意  
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  
嘗時慮仲賢使金回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已  
見之又問鄉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  
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  
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  
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

天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其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者，當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臾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侂日

自可收下。莊子刺席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為兄，故頗喜之。孝宗初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思遠也。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子作何不試打籌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籌

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二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  
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志士死飢寒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餓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  
為罪職當待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  
其一其肉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為趙假  
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  
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耶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

寒疾而死嗚呼子子可謂志士不志在溝壑者矣  
充子子之才識德望曳絲乘車食養賢之具其誰  
曰小宜然志節清亮寧其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  
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皜皜乎不可尚也陸龜  
蒙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略有  
二子風味楊子雲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揚誠齋  
曰李杜飢寒能幾日却教富貴不誦年

○釋儒罪人

楞嚴經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由  
是言及今之釋子大半是釋迦佛之罪人文中子  
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亦失其身而能  
事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  
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氣之先見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多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  
氣先饑也矣開禧兵興之先江西草木秋冬生花

有山礬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者村落鐵谷  
生金花或神佛像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此山爲  
余言謂其家尊厚齋之說

○山靜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  
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  
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  
煮茗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

公書及陶杜詩韓蘓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  
與麈鬚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  
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筭蔽供麥飯欣然  
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  
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  
再烹苦茗一盃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  
說就稍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  
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

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々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  
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  
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々馬頭  
塵匆々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  
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  
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日本國僧

余少年時於鍾陸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



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僧言其國稱其國主曰天人國主。安撫曰牧隊。通判曰在國司。秀才曰殿羅罷。僧曰黃榜。硯曰松蘓利。

必筆子曰。分直墨曰蘓。頭曰加。是羅手曰提。眼曰媚。口曰窟。底耳曰彈。舌面曰皮。部心曰母。兒脚曰又。兒雨曰下。米風曰客。安之鹽曰洗。和酒曰沙。嬉。

○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為五胡亂華。為六朝幅裂。其所關係大矣。中管隕星之變。天

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年纔四十四。初非癯老不在勞苦之時。況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大小。身之勞逸。而顧弊精神於瑣事。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福移漢祚。難恢復。志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福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洲詩聯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驀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勞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

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  
 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之皆是於是始以  
 道二箇好為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  
 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為狀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  
 孫之說矣好盡言以起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  
 殺也可不戒哉

○圓覺

裴休圓覺經序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

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  
 住持圓覺者如來也蓋言凡夫日用飲食而不知  
 菩薩也精思勉行而未至如來備道全美而無虧  
 耳近時禪家又作一轉語曰終日圓覺而未嘗圓  
 覺者豈凡夫哉正是如來境界也此意又高蓋此  
 有二意文王不識不知順帝則夫子從心所欲不踰  
 矩此一意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夫子丘未能一

又一意也。蓋必如是，然後周萬有而不變，歷萬變而不息。儒者之事也。佛者之教，其等級次第皆與吾儒同，特其端異耳。故曰：異端。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揚誠齋時為宮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

三世揔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乘，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

之韓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  
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  
報秦攬撥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  
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  
自慮關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僂功臣  
時更討他不著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  
本是要出來有為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  
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

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  
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  
披是也

○東西

世之言仙者曰蓬萊言佛者曰天竺蓬萊東也天  
竺西也抱朴子曰自齊州至日出之所號曰大平  
地而佛經亦謂西方為極樂世界太平極樂獨稱  
於東西何也自古戰爭惟曰南北而罕曰東西惟

漢高皇與項羽字文泰與高歡是東西相距然不  
過一二十年耳

○誠齋夫人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  
厨躬作粥一金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  
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  
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  
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

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知吾  
矣東山守冥興夫人於郡園種紵躬緝績以為衣  
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  
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  
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  
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二女悉自乳巨飢人之  
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  
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

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  
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二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  
衣衾適廣西帥趙李仁餽緡絹數端東山曰此賢  
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蒲來訪  
入其門外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  
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  
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  
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

主猶績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  
之間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  
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  
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  
絃纒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  
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  
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  
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

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之及，則其烈女也。其夫亡而無子，則其賢母也。其夫亡而無子，則其賢母也。其夫亡而無子，則其賢母也。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其夫亡而無子，則其賢母也。其夫亡而無子，則其賢母也。其夫亡而無子，則其賢母也。其夫亡而無子，則其賢母也。



